

历代名臣传

历代名臣传

歷代循吏傳卷之五

北朝魏

韓麒麟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好學美姿容善騎射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方進趣宜示寬厚勅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三齊未



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白曜表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及攻戰具。軍資無乏。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息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沈抑。乃請守宰有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哲。庶華族蒙榮。良才獲敘。因以懷德安土。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略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今京

師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餒。今秋京都遇旱而穀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樸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案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振。所謂私人。

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惟有俸絹數十疋。其清貧如此。卒謚曰康。

論曰。善夫麒麟之論時務也。人情莫不貴貴而惡賤。苟華衣繁飾。即可襲爲士大夫之容。則氓隸慮無不竭貲傾家。以求所謂華衣繁飾者矣。雖欲率儉。其道無由。惟立之格式。辨爲等威。則章服之貴。不係於絲衣。韋布之賤。不因乎草服。是貴者不必以奢而成貴。賤則雖奢亦無改乎其賤也。此民志所以定。不期儉而自儉之善術。

也至課農積穀皆三代盛時所惓惓爲民早慮者實理
物之常軌爲政之所先北魏名臣經濟如麒麟比者希
矣豈直良吏云爾哉

李平

李平字雲定頓丘人涉獵羣書好禮易有大度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累遷太子庶子請郡自效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徵行河南尹爲豪右權戚所憚及宣武將幸鄴平表諫以爲洛邑俶營根基未就實宜安靜勸其稼穡令國有九載之糧家有水旱之備不從尋爲相州刺史勸課農桑脩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郡之聰敏者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講堂親爲立贊先是臺使多好侵漁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

誠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會京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爲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行冀州討之宣武臨遣平曰何圖今日言及斯事因歔歔流涕平曰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師之任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釁鉦非陛下之事平進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前壘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遂定進破愉於冀州城南遂圍城愉突門走追禽之乃使平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如散騎常侍爲高筆王顯所陷除名延昌初復除定冀二州刺史先是良賤之訟頻年

繁積平請不問真僞。一以景明年前爲限。於是獄訟衰少。武川饑。鎮將任款擅開倉賑恤。爲有司所繩。當免官。平奏救款。特見原。平高明強濟。所在有聲。但頗以性急爲累。遷中書令。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及任城王澄爲理定冀之勲。乃封武邑郡公。時梁將趙祖悅逼壽春。諸將乖貳。攻之未克。乃以平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諸軍。平嚴勒水陸。尅期齊舉。諸軍憚之。無敢乖互。遂破梁軍。竟斬祖悅。送首洛陽。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

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卒謚文烈。

論曰。平處機密。則爲國腹心。臨軍旅。則爲時干城。豈獨以吏績見哉。當其時。南北紛紛。競尚西方之教。而平獨能脩學立師。誘誨其民。又知宗孔氏以定其統。遂使丹青之所畫。卒爲學宮祀典之所因。詎非以孝文稽古禮文風聲日正。故承流者耳目漸染。其所崇好。亦爲之翻然一變耶。

張華原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爲驃騎府法曹參軍遷大丞相府屬尋除散騎常侍奉使入關宇文泰愛之有拘留之意謂曰若能屈驥足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殞首而已不敢聞命泰嘉其亮正乃使東還高歡以華原久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累遷兗州刺史華原有幹略達政體至州廣布耳目境內大賊及鄰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繫囚千餘華原料簡輕重隨事決遣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之五
至年暮。惟餘重罪數十人。華原各給五日假。曰。期盡速返也。囚等皆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至是甌山中忽有六駃。出食猛獸。咸以爲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爲立祠。四時祭焉。

論曰。當東西魏時。兵革日興。生民之隘狹甚矣。於是散爲盜賊。豈不樂生。聊以緩死焉耳。君子哀矜之。不暇若一切草薶而禽獮之。傷於仁矣。華原懷附新降。化盜爲民。仁心所全。不已大乎。

北朝齊

崔伯謙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高歡召補相府功曹稱曰清直奉公真良佐也遷瀛州別駕高澄輔政以爲京畿司馬時族弟暹方居寵要伯謙以雅道自居非吉凶未嘗造暹齊天保初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改用熟皮鞭鞭人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以太守治政人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易鞭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旣以德化何

更任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惠及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以弟仲讓仕於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太守下車道以禮讓豪族皆改心整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民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察恒處上第徵拜銀青光祿大夫伯謙少讀經史平生容止儼然未嘗有愠色親朋至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爲儀表卒謚曰懿

論曰班固有言刑罰不可廢於國鞭笞不可廢於家爲

頑梗者言之也。伯謙之用熟皮鞭。與漢劉寬之用蒲鞭。意正相類。然長吏反以此懼其威嚴。故威行而人知恩者。亦恩行而人知威也。刑罰鞭笞。聊以濟威可耳。若夫不怒之威。當不關此。

